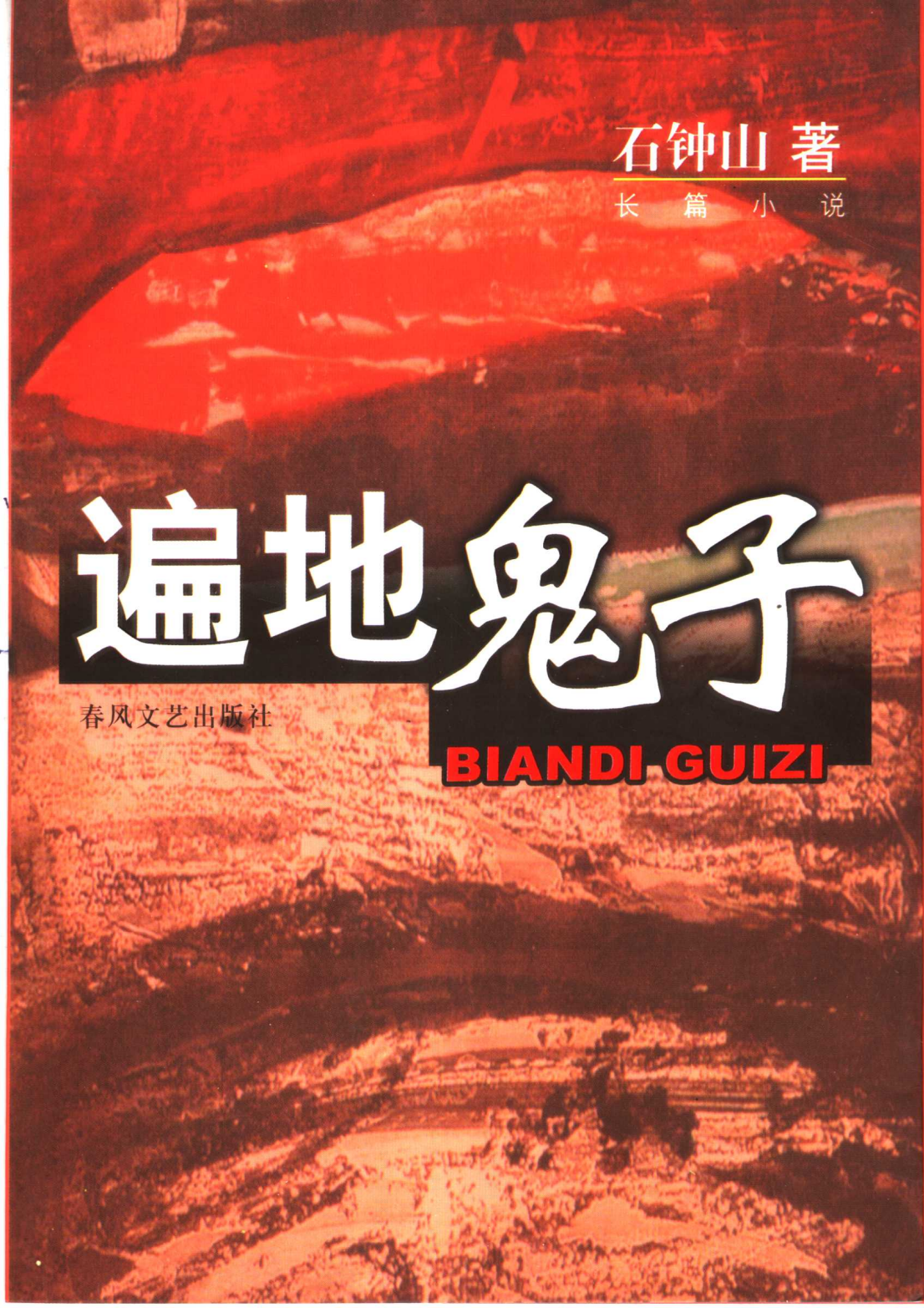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石钟山 著

长 篇 小 说

遍地鬼子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BIANDI-GUIZI



石钟山 著

遍地鬼子

BIANDI-GUIZI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石钟山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遍地鬼子/石钟山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4. 1

ISBN 7-5313-2718-X

I. 遍… II. 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114106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029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

春风社主页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选题策划部: xuanti.chinachunfeng.net

北宁市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05mm

印张: 11.125 插页: 2

字数: 230 千字

印数: 1—60 000 册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黄 梅

责任校对: 陈 杰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当往事已成为过去，铭刻在心的只剩下记忆。我为故乡那些充满血性的男儿女儿歌哭，也为有着灵性的故乡草木而动情，我为故乡骄傲，也为故乡脸热心跳。故乡永远是我美好的想象。谨以此篇献给故乡的过去和未来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第一章

1 黎明的天空，不清不白地亮着。山野被厚厚的雪裹着，远远近近的，都成了一样的景色。

猎人郑清明的脚步声，自信曲折地在黎明时分的山野里响起。雪野扯地连天没有尽头的样子，郑清明的身影孤独地在单调的景色中游移着。从他记事起，这里的一切就是这种情景。山山岭岭，沟沟坎坎，他熟得不能再熟了。他的双脚曾踩遍这里山岭中的每寸土地。

越过一片山岭，前面就該是熊瞎子沟了，隐隐地，郑清明的心里多了份悸动。他知道红狐这时该出现了。他扶正肩上那杆猎枪，呼吸有些急促，对这一点，他有些不太满意自己。作为一个猎人不该有那份毛躁和慌乱。

郑清明抬起头的时候，就看见了那条红狐，红狐背对着他，在一棵柞树下慢条斯理地撒了一泡尿。隐约间，他嗅到了那股温热的尿臊味。他被那股臊热味熏得差点打个喷嚏。他心慌意乱地一点一点向红狐接近，他能听见心脏在自己胸膛里的撞击声。

红狐看着不清不白的天空打了个哈欠，回过头看了他一眼。他被这一眼看得哆嗦了一下，他太熟悉红狐的这种目光

了，目光中隐含的是轻蔑和不屑。这时，那股欲火也随之在心头燃起，顿时，亢奋昂扬的情绪火焰似的燃遍全身。他抖擞起精神，向红狐追去。他攥紧了手中那杆猎枪。红狐望过他一眼之后，便也开始前行，步态优美沉稳。他和红狐之间仿佛用尺子丈量过了，永远是那种不远不近的距离。他快它也快，他慢它也慢，清明的山野间，就多了份人与狐的景致，远远近近的雪野上，多了串人与狐的足迹。

“哈——哈哈——哈——”他弓着腰，提着枪，欢快痴迷地追逐着红狐，周身喊声中颤抖着。

陡然间，红狐似乎受到了莫名的刺激，飞也似的向山谷里奔去，远远地拉开了和他的距离。“干你娘哟——”他喊了一声，冲刺似的向红狐追去。

他奔向山谷的低处，那红狐已远远地站在了对面的山梁上。红狐并不急于逃走的样子，而是蹲下来，人似的立起身，回身望着他一步步向山梁上爬。郑清明心里就多了份火气，他爬得气喘吁吁，心急如焚。他觉得此时的红狐那双狡诈轻蔑的目光正在盯着他笨拙的身影。“日你个亲娘——”他又在心里骂了一声。

待他接近山梁时，红狐不慌不忙地侧转身，悠然地朝前走去。他喘着粗气站在山梁上时，红狐又与他拉开了那段永恒的距离。

郑清明悲哀地叫了一声。

那片茂密的柞木林终于呈现在了眼前。陡然，他浑身冰冷，红狐停在林丛旁，回身望他。他举起了胸前的枪，手竟有些抖，红狐冷漠地望着他，他把仇视的目光集中在红狐的

胸口，红狐的眼神里充满了自信和嘲讽。猎枪轰然响了一声，那红狐就箭一样地隐进林丛中。当他赶到柞木林丛旁时，红狐已到山梁的那一面了。

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，昏黄的在东方亮着。他站在山冈上，悲哀得想哭。

远远地他听见红狐胜利的笑声。他望着山山岭岭，天地之间，恍似走进一个永恒的梦中。

2 老虎嘴的山洞里，胡子头鲁秃子正在睡觉。

花斑狗和骚老包正在火堆上烧烤刚抓获的两只山鸡。

鲁秃子的呼噜声高一声低一声地响着，显得错落有致。

花斑狗火烧似的从火堆里撕下一块山鸡肉嚼了嚼，没有咬烂，“呸”一声吐在火堆里。

骚老包弓着身子往火堆里加柴火，屁股不停地磨蹭。花斑狗咧着嘴说：“老包你是不是几天没整女人，又难受了。”骚老包就笑，屁股愈发不安稳了，一边笑一边说：“不是，鲁头的呼噜整得我屁股痒痒。”

“他整他的呼噜，你屁股痒痒啥？”花斑狗又去撕火上的肉，这次没往嘴里放，看了看。

“我看这肉熟得差不离了，把鲁头叫醒吧。”骚老包扭着屁股往鲁秃子床上摸。他摸着搂在鲁秃子怀里的枪，鲁秃子就醒了。

“摸老子干啥，老子梦里正整女人哩。”鲁秃子披上羊皮袄坐了起来。

老包就笑着说：“你是不是整秀呢？”

“日你妈。”鲁秃子变了脸色，气咻咻的样子。

花斑狗提着两只烤熟的鸡走过来，白了一眼老包，冲鲁秃子说：“鲁头整鸡吧，这鸡可烂乎了。”

鲁秃子无精打采地打了个哈欠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整鸡整鸡，老子天天都整烦了，一闻鸡味都恶心。这两天咱们得下山一趟，整点好嚼的开开荤。”

“整女人不？”骚老包来了精神。

花斑狗说：“那还用说，鲁头你说了不？”

鲁秃子撕着鸡肉往嘴里填，不置可否地胡噜着。

这时一个在外面放哨的小胡子惊惊咋咋地跑进来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杨……杨老弯……来……来了。”

“他来干啥？”鲁秃子狠劲把鸡肉咽下去，难受得他胃里直咕噜。

“他说……说要见你。”小胡子跺着脚，一边往手上吹热气。花斑狗说：“老东西一定有事求咱，要不他来干啥。”

“见就见，这是在老虎嘴，咱还怕他个杨老弯？”骚老包握了握怀里的短枪。

鲁秃子一挥手，冲小胡子说：“叫他进来。”

花斑狗和骚老包一左一右地站在鲁秃子身后。

不一会儿，小胡子就把杨老弯带进来了。

杨老弯五十来岁的年纪，人奇瘦，三角眼，两缕黑不黑黄不黄的小胡子，弯腰弓背地走进来，一见鲁秃子，咧开嘴就哭了，边哭边说：“大侄子呀，救命吧，你叔遭难了。”

花斑狗说：“少套近乎，哭咧咧的你要干啥？”

鲁秃子一拍大腿也喝道：“别哭咧咧的，有话快说，说完我还整鸡呢。”

杨老弯就说了，他说儿子杨礼让朱长青派人给抓走了，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。朱长青捎信说，让他三天之内凑够三千大洋去赎人，三天之后若不送钱，就把杨礼的尸首送回来。

鲁秃子听完就笑了，然后站起身在杨老弯面前走了三圈，突然伸出手一把抓住杨老弯的大衣领子，咬着牙帮骨说：“你他妈骗孩子呢，杨宗给张大帅当警卫谁不知道，朱长青怎么敢对你老杨家的人下手？”

杨老弯眼泪就流下来了，拍手打掌地说：“大侄子你还有所不知呀，张大帅在皇姑屯让日本人给炸死了，杨宗是张大帅的警卫还有他的好？大帅都死了，他一个小警卫算啥？要不，朱长青咋敢对我下手？”

“真的？你说张大帅让日本人炸死了？”鲁秃子头皮上的青筋都突突地跳了。

“杨礼都被抓了，我唬你干啥？看在你和杨礼一块长大的份上，救救你兄弟吧。”

鲁秃子好半晌没有说话，他从腰间拔出枪，在杨老弯面前一晃，杨老弯吓得一哆嗦。鲁秃子伸出手在杨老弯肩上一拍，杨老弯一趔趄差点摔在地上。

鲁秃子笑了，山洞里回荡着那笑声。洞口有两个小胡子不明真相地探头往里看。

鲁秃子戛然止住笑，瞅定杨老弯说：“我可不能给你白干，朱长青可不是吃素的，我们这是脑袋别在腰里。”

“那是那是，咋能让大侄子白干呢！”杨老弯慌忙咕嘟。

“条件嘛，下山再说。”鲁秃子挥了一下手。

马拉爬犁箭一样向小金沟射去。

3 杨雨田得知儿子杨宗死讯是一天清晨。

那天早晨，杨雨田由白俄丫环柳金娜服侍着吸完大烟，柳金娜又用铜盆端着温水给杨雨田洗头，净手，准备吃早点。这时，管家杨么公一头闯进来，手里挥舞着一张报纸，狗咬似的喊：“东家，东家，不好了。”杨雨田把头从铜盆上抬起来，挂着一脸水珠，不满地瞅着杨么公：“你要死哇，那么大年龄惊咋个啥。”

“张作霖大帅死啦。”杨么公伸着细脖子，瞪圆一双近视眼。“你不是做梦发昏吧。”杨雨田甩甩沾水的湿手，接过管家杨么公递过来的《盛京时报》，杨雨田只看了眼标题“大帅皇姑屯被害”便狗咬了似的大叫一声，一挥手打翻柳金娜端着的铜盆，口吐白沫，昏死过去。这一来，急慌了管家杨么公，杨么公盯着昏死过去的杨雨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柳金娜却异常沉着冷静，她先拾起翻滚在地下的铜盆，点燃烟灯，把一撮烟土放在烟枪上，自己吸了两口后把烟含在嘴里，冲昏死过去的杨雨田那张老脸吹了几口，杨雨田便慢慢回转过来。杨雨田咧着嘴就哭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大帅呀，大帅呀，你可咋就死哩……”哭了一气儿，他拾起那张报纸，报纸上说，大帅回奉天路经皇姑屯两孔桥时，突然

列车爆炸起火，大帅及随行人员十余人全部遇难……

“杨宗哇，我的儿哟——”杨雨田读罢报纸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那样子似乎又要昏死过去。管家杨么公忙接过柳金娜手里的烟枪，狠吸几口，鼻涕口水地吹在杨雨田脸上。杨雨田便止了哭，愣怔着眼睛发呆。

杨么公弯腰拾起掉在炕上的那份印有张大帅遇难消息的《盛京时报》，叠了叠，揣在棉衣里面，张着嘴，犹豫了半晌说：“东家，是不是把这事告诉太太一声？”

杨雨田从愣怔中醒来，长长地吁了口气。他从炕上挪下来，背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，最后摇摇头说：“不，杨宗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。”

杨雨田踱到杨么公面前，愁苦地望着杨么公：“这事能瞒一天就算一天，朱长青、鲁秃子早就盼着杨宗能有今天。”

杨么公灰着脸说：“东家，我明白了。”回过身，看了眼垂手立在门旁的柳金娜，凶巴巴地说：“你听着，杨宗的事不能说，小心你的舌头。”

柳金娜已经听出了事情的真相，她有些激动，她自己也说不清这种激动的头绪，只要杨雨田家里出事，便足以让她高兴的了。她从前被杨雨田从青红楼赎回来，原以为命运有了转机，没想到逃出了狼窝，又陷进了虎口。她真恨不能自己让胡子们抢去。当她听见杨么公的话之后，欢快地点了一下头，又说了声：“我不说。”她随父亲来中国五年了，不仅学会了中国话，而且适应了这里的一切。

杨雨田红着眼睛冲柳金娜说：“你出去。”

柳金娜扭转身子，掀起棉布门帘，走了出去。

杨雨田望着柳金娜丰满的屁股，此时一点心情也没有。他复转身又坐回到炕上，长吁短叹地说：“么公，你看这事可怎么好？”

杨么公往前探了探身子，沉吟片刻说：“我看这事瞒过初一，瞒不过十五，日本人到了奉天没准啥时候就会来咱这圪塔，兵荒马乱的，莫不如我先去趟奉天，打探一下消息。杨宗的尸首能运回来更好，要运不回来，我就再买一些枪弹，以防万一。”

杨雨田想了想：“那你就快去快回。”停了停又说，“你一个人去恐怕不行吧？”

杨么公摸了摸下巴说：“这事我合计好了，带谢聋子去，那个聋子知道啥，反正也听不见。”

杨雨田点点头。

杨么公就出去准备了。不一会儿谢聋子赶着雪爬犁，拉着杨么公离开了杨家大院。

杨雨田心里很乱，他扒着窗子看着杨么公和谢聋子一直走出去，他才暗暗地吁了口气。他没有想到，日本人敢谋害张大帅。前一阵杨宗回来还让他放宽心，说张大帅和日本人井水不犯河水呢，杨宗走了没多少日子，咋就出了这种事呢？他没见过日本人，他不知道日本人炸死张大帅之后下一步要干什么。他也不愿想那么多，他想的是自己关起门来，过平安的日子。他推开门，走到院子里。一股凉气迎面扑来，他干瘦的身子不由地哆嗦了一下，他望着被大雪覆盖住的远山近树，还有寥落的宅院，他的心不由冷了一下。他看

见柳金娜扭着肥硕的屁股朝后院走去，他的心动了一下，他悲哀地想：难道我杨雨田的福分尽了吗？

他在空旷的雪地里呆想了一气，便向上房走去。上房里摆放着父亲和爷爷的灵位。他一看到祖上的灵位就想起了杨宗，杨宗是他的儿子。杨宗并没有在他膝前待多少日月，十岁的杨宗就被他送到奉天去读书。他本指望读完书的杨宗会回来，来继承大金沟里杨家大院的一切，没想到读完书的杨宗又进了“讲武堂”，讲武堂一出来便投奔了东北军，又做了张大帅的贴身侍卫。他更没想让儿子杨宗在武界里出人头地，他幻想的是，杨宗有朝一日回来，回到杨家大院，帮着他来守这份家业。想到这儿的杨雨田，眼角里就流出了两行清泪。

他在祖上的灵位前，点燃了一炷香，然后心情麻木地跪在那里，看着那缕青烟不紧不慢地燃着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他听见屋门响了一声，他回过头去时，就看见了哭丧着脸的弟弟杨老弯。

杨雨田的心跳了一下，忙立身问：“你知道啥了？”

“杨礼让朱长青绑走了。”杨老弯哭丧着脸说。

杨雨田松了口气，他以为杨老弯知道了杨宗的事。知道弟弟不是为杨宗的事而来，他慢慢松了口气。

杨老弯说：“大哥，朱长青要我三千块现大洋。”

“你就给嘛。”

“朱长青这王八蛋欺负人哩，他说杨宗同张大帅一起被日本人给炸了，可有这事？”杨老弯直着脖子瞅着杨雨田。

杨雨田听了这话，就像被枪击中了，一屁股坐在椅子

上，他没想到朱长青这么快就知道了底细。此时，他手脚有些发冷，顿觉天旋地转。他知道今天朱长青向弟弟杨老弯下手，说不准什么时候，朱长青也会向自己下手。他木然地坐在那里。

“朱长青这王八蛋是欺负咱家没人哩！”杨老弯蹲在地上，哭了。

好半晌，杨雨田才说：“要钱你就给嘛，我有啥办法。”

杨老弯仰起脸：“张大帅被炸这是真的了？”

杨雨田没说话，他又去望那炷燃着的香火。那缕青烟在那儿一飘一抖地荡着。

“大哥哇——”杨老弯蹲在那儿咧开嘴就哭了。哭了一气儿，又哭了一气儿，杨雨田就说：“别哭，我心烦。”

杨老弯就不哭了，怔怔地立起身，扯开嗓子骂了句：

“朱长青，我操你祖宗八辈儿。”

“老子有钱孝敬胡子，也不给他朱长青。”杨老弯擦干眼泪，转身走出了上房。

杨雨田听着杨老弯远去的脚步声，心里苍茫一片。

4 郑清明一家，是大、小金沟一带有名的猎户。猎户自然以打猎为生。郑清明的祖上并不是本地人，老家在蒙古的西乌泌草原。成吉思汗时，郑清明爷爷的爷爷，曾是成吉思汗手下的一名弓箭手，曾为成吉思汗攻陷中原立下过汗马功劳，攻城拔寨都曾有过祖上神射手的身影。成吉思汗功成名就之后，曾封过郑清明的祖上为神射手，割地百顷，牛羊

千匹。那时的西乌泌草原，草肥羊壮。在没有战事之后，郑清明的祖上解甲归田、放牧游猎。后来，便受到白俄的骚扰，白俄一边偷盗牛羊，一边打劫牧民，一时间，西乌泌草原狼烟四起，鸡飞狗跳。那些年，郑清明的祖上组织起了一支反抗沙俄侵扰的敢死队。敢死队员们手握长矛弓箭、套马杆，和沙俄的火枪队展开了一场数十年的战争。郑清明的祖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，用成群的牛羊换马匹，武装自己抗俄的队伍。经过数十年激战，沙俄侵占西乌泌草原的梦想终于没有成功。可连年的战乱，却使西乌泌草原一片荒芜，成群的牛羊不见了，满地的黄沙代替了昔日的牧场。郑清明的祖上从那时起，变成了真正的猎户，他们每年集体到远隔几百里的东乌泌去狩猎，用得到的猎物换回马匹和生活必需品。

后来他们所用的弓箭被火枪代替，一年年过去了，他们一代代地在贫瘠的草原上生活着，练就了一手好枪法。为了生活去狩猎，在狩猎中也尝到了生活的乐趣。

那一年，蒙古大旱，连续三年没下一滴雨，没掉一片雪花。干旱像鼠疫一样遍布草原。成群的山鸡、野兔向东迁移。西乌泌草原上的牧民们也告别家乡，过上了逃荒生活。

那一年郑清明的爷爷带着一家老小，像那些山鸡、野兔一样向东逃来。最后他们来到大兴安岭脚下，这里山高林密，积雪遍地。雪野上，野兽的足迹随处可见。郑清明的爷爷笑了，朗朗的笑声惊跑了柞木林里偷偷观察他们动静的一群狼。郑清明的爷爷勒住马缰，回头冲一家老小大声说：“就在这圪塔立脚吧。”

于是，大金沟山脚下多了一处木格楞，从此山林里响起清脆的枪声，天空多了缕缕炊烟。

没过多久，杨雨田的爹——杨老东家骑马携枪带一群人来了。郑清明的爷爷这才知道，这里的土地和山林原来是有主人的。杨老东家并没有刻意刁难远道而来的一家人，在他们的山里打猎，自然要给东家回报，代价是每年要交给东家五十两白银。郑清明的爷爷望着苍莽的大兴安岭，点头答应了。从此，杨家大院多了一个以打猎为生的猎户。

后来杨老东家死了，杨雨田成了新的东家；郑清明的爷爷也死了，郑清明的爷爷死前，把郑清明和父亲叫到跟前，手指着这里的山山水水，断续地留下了遗嘱：“你们——听好——这里就是咱们的家，咱哪儿也不去，守着这山、这天，这就是咱们郑家的归宿。我——死了埋在这里，你们也要世代代守下去——听清了吗？”郑清明的爷爷说完，老泪纵横，他望着这方蓝天、大山，久久不肯闭上眼睛。

从那儿以后，大兴安岭的山上多了冢坟头，野草和白雪交替覆盖着这座坟冢。从那时起，郑清明的心里已接受了这片高天厚土，这就是自己的家园了，这里埋葬着他的亲人。温馨的木格楞里孕育着他一个少年猎人的梦想。他觉得这里的山林、野兽不是东家的，他才是这里的主人。他一走进大山，便不由得激动万分，他是在大山里出生的，祖上曾居住过的草原成了他的幻想，这里的每寸土地、每一棵树木都是那么实实在在。

夏天漫山遍野树木葱茏，冬天白雪满山，那份壮阔，曾令他梦里梦外地神往。他一望见山林树木，心里就有种说不

出的激动和亢奋。他觉得自己是条鱼，大山便成了一条河了。

发现红狐是那年初冬的黎明。那一年冬天，下了几场雪，积雪不厚，浅浅地覆了一层。

就是在那天早晨，郑清明随着父亲，走出木格楞，翻过一座山，他们就发现了红狐留下的新鲜脚印，凭着多年的经验，他们一眼便认出那是一只狐狸的爪印。他们很愿意狩猎到狐狸，狐狸肉虽不好吃，可一只上好的狐狸皮却能卖一个好价。他们庆幸刚出家门便发现了它的爪印。郑清明顺着爪印走了一程，似乎都嗅到了狐狸的腥臊味。凭着经验，他知道这只狐狸已近在咫尺了。他和父亲都很小心，他们了解狐狸的习性，它们天生多疑狡诈。有时，一旦它们发现猎人跟踪它们，它们会牵着猎人在山林里兜圈子，直到把猎人甩开。郑清明同父亲拉开距离，警惕地望着四周。他们刚走到熊瞎子沟口，便发现了那只红狐。这时，太阳刚从山尖后冒出，阳光照在红狐的身上，通体亮，那身皮毛似燃着的一团火。郑清明记得爷爷曾说过，有一种狐狸叫火狐狸，它的皮毛在狐狸中是上等的，不沾雨雪，百只普通的狐狸皮也抵不上一只火狐狸皮的价格。这种狐狸很少，才显得珍贵。在爷爷狩猎的岁月里，只是有幸见过一次，最后还是让它逃脱了，后来再也没有见过。那一次令爷爷痛惜不已。

郑清明看到红狐的一刹那，眼睛一亮，他想，这无疑就是火狐狸了。他变音变调地喊：“爹，你看——红狐。”

父亲也已经看见了红狐。红狐似乎没有发现他们的到来。父亲早就摘下了肩上的枪，利索地往枪膛里压了一颗独